

王中亚◎著

建党 1921

他们改变了中国

《南渡北归》作者、著名作家
岳南鼎力推荐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

内忧外患，乱象丛生

中国向何处去？

一部生动活泼，充满青春、热血、理想、激情、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史



王中亚◎著

建党 1921

他们改变了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党1921, 他们改变了中国/王中亚著.-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008-5019-9

I. ①建…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37617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 100120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部)

发行热线: (010) 62383056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6

定 价: 28.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而后迭遭战祸，南北之争，北洋内部之争，地方性动乱，外国侵略，种种乱象层出不穷，民国政局陷入泥潭。在这内忧外患之际，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等一批爱国青年在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启发下，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并在五四运动中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中国政坛出现了星星之火的希望。1920年年初，《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出台，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热潮，大批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和陈独秀依然是青年们的领袖。陈独秀在上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其后，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各地纷纷建立，旅欧青年张申府、周恩来、蔡和森也在法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尤以李大钊在北京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跟陈独秀南北呼应，号曰“南陈北李”。1921年7月，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中共一大终于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本书以此为背景，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历史事实。

目 录



引言 一些我们遗失已久的东西 / 001

第一章 湖南来的青年们 / 003

民国八年的京城 / 004

惟楚有材 / 006

惊人的母亲和特殊的儿子 / 010

第二章 北大图书馆 / 017

土学生和大才子 / 018

乱世飘萍 / 023

第三章 新青年，新文化 / 031

科举见闻录 / 032

安徽反清第一人 / 036

文人与政治 / 040

自觉心和爱国心 / 043

革中国人思想的命 / 048

打倒孔家店 / 052

大众的文学 / 057

新青年的摇篮 / 061

第四章 泥潭中的民国 / 067

内乱一幕幕 / 068

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 072

二十一条和五九国耻 / 076

弱国无外交 / 081

第五章 希望之光 / 089

爱国救亡五四始 / 090

讲演团 / 095

群众的伟力 / 098

第六章 上海的辩论 / 105

五四余波 / 106

旧人和新人 / 110

青年学生PK革命领袖 / 114

所谓革命 / 116

第七章 苏俄的对华宣言 / 121

庶民的胜利 / 122

梦想照进现实 / 126

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 130

向左转，向右转 / 133

第八章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诞生 / 139

驱逐毒菌张敬尧 / 140

湖南的“联省自治” / 144

“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 / 149

第九章 南陈北李 / 155

- 远东来的客人 / 156
- 剑拔弩张的直皖两派 / 160
- 信使张国焘 / 165
- 追赶时髦的上海才俊 / 168
- 陈独秀的舞台 / 172
- 共产运动第一站 / 177
-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同盟” / 181

第十章 与工人在一起 / 185

- 维权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 / 186
- 从长衫到短衣 / 190
- 长辛店的工人补习所 / 195

第十一章 勤工俭学在欧洲 / 201

- 革命的苦行僧 / 202
-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 206
- 和则即，不合则离 / 211

第十二章 大事件 / 217

- 从维经斯基到马林 / 218
- 五湖四海的才俊 / 221
- 理论家和实干家 / 226
- 包打听 / 229
- 南湖画舫 / 233
- 大事件 / 236

尾 记 / 241

引言

一些我们遗失已久的东西

“理想”这个词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已经很陌生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许在小学毕业后便跟这个词说了永别，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我们大多数人所谈及的是另外一个词——生存。在生存的重荷下，我们竭尽全力所做的都是适应这个社会，我们将对社会的适应度看做是个人才华的集中体现。我们必须了解并精通这个社会有关于生存的一切规则，甚至是潜规则。所有人孜孜以求的都是在固有的游戏规则中最大化地展现自己。我们被磨平了棱角，销蚀了锐气，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积极的一面，因为这被认为是成熟的标志。我们总是在向现实妥协，而且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这便是我们这代人的生存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并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活，尽管他们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精英，他们本可以很容易就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他们想要生活得有滋有味一些，他们还可以悠闲地发表一些无关痛痒的见解，展现他们精英的那一面，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有一个被我们遗忘很久的一个词占了最中心的位置，没错，那就是“理想”。

他们是一群真正为了理想而活的人，他们绝不向现实妥协，他们一直苦苦追求的恰恰是改变现实的灵丹妙方，他们曾经很迷惘很苦恼，他们痛恨自己的智识不够，不能寻找到一条能够彻底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道路，在他们的字典里，有两个字赫然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救国。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自不量力，尽管他们无数的前辈都证明了这个目标是多么的遥不可及，那些前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付出了最卓绝的努力，而最终也并没有能改变什么，但他们有一种出自天性的莽勇，他们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他们认为即便是粉身碎骨也应该去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他们不确定自己能否成功，但是这没有关系，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成功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追求。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已经很罕见了，我管它叫“国土精神”。

或许我们这代人再也不会用“国土”这个词来要求自己了，这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判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准则往往是这件事情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我们有多大的机会能够做成这件事。我们很少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而付出太多的努力，我们只为了可以预见的东西而使尽机巧。我们或许永远不能理解为了理想而努力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尤其是，这种理想本身就很虚无，我们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有些人可以不计任何代价，这是一种脱离于我们生活于我们而言遗失了很久的东西。但是，或许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可，人生本就应该这么轰轰烈烈，这么充满着热血和激情，这么无畏和洒脱，我们或许永生无法用这种方式来生活，我们唯有坐下来慢慢欣赏那样一群曾经这样生活着的人，来欣赏那些用满腔豪情最终完成了不可思议的事业的人。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民国时期的北京（前门大街）

第一章

湖南来的青年们

- ★ 民国八年的京城
- ★ 惟楚有材
- ★ 惊人的母亲和特殊的儿子

★ 民国八年的京城

让我们将时间拨回到 1918 年夏，这是民国建立的第八个年头。民国的成立或许是史书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个古老国度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似乎民国建立与否对他们而言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事实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有钱人还是有钱，甚至更有钱了；穷人依然受穷，甚至更穷了。除此而外，大概也就是不用跪拜磕头山呼万岁了——皇帝没了。

宣统皇帝似乎是退位了，但是街面上那些不愿意剪掉辫子、成天拿着鸟笼、爱听人叫声爷的遗老遗少们都在说早晚有一天皇上还会回来。这些人本被小老百姓奚落为白日做梦，但是现在，没人敢再下此断语了，因为就在去年，宣统皇帝就在张勋张大人的拥戴下回来了一次，京城的老百姓们还颇是手忙脚乱地找到早就丢掉的龙旗重新挂了上去。尽管只有一个月不到，但是对于那些就爱夸耀自己祖宗是如何英雄的老爷少爷们而言，这真是个值得希冀的信号。大清完了吗？没完吗？谁说得清呢？

有忠心耿耿的张翼德后嗣张大人在，那就有机会

当然，说到皇帝这个事儿，其实在民国已经几起几落了。就在两三年前，袁世凯大总统还动员了不少街面上的小混混走街串巷请愿劝进，然后择了个良辰吉日登坛祭天，说要秉承大统，甚至杨哲子（杨度）还在报纸上发言说中国没个皇帝还真就不成。老百姓哪懂这里头弯弯绕的事儿啊？说实话，到底该不该有皇帝，这不是他们这样文化水平的人能说得清的。后来老百姓才模模糊糊听说，在西南，武曲星下凡的蔡锷组织了一支部队，说要将袁世凯从龙椅上揪下来，然后他们还听说，袁世凯这厮居然是西山十戾中的蛤蟆精——让一个蛤蟆精坐了龙椅，这还了得？国家还有体统吗？得亏有了武曲星下凡，才制住了这只蛤蟆精。

当然，随着皇帝这事儿几起几落，京城老百姓也开始慢慢明白，大概以后很难再有皇帝了，而现如今在京城说话管事儿的，无非是几个将军，尤其是段将军。段将军也有俩，一是九门提督段芝贵将军，人称小段——当然，如今没九门提督这个官名了，而今的官名叫做京畿警备司令；二是去年才带兵把宣统皇帝赶走今年似乎又摆平了南方那些乱党的段祺瑞将军，人称老段——老段如今是民国的内阁总理，跟当年宰相差不多。不管是小段还是老段，都是安徽合肥人，还都是以前袁大总统的部下，现在京城就是这俩人的天下。

民国已经七年了，但即便是京城的老百姓，他们的思维观念依然还是传统和旧式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民国，他们也没兴趣知道什么叫民国，因为于他们而言，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挣出一家几口的嚼裹儿来，而且在这乱哄哄的世道，说实在也并不容易。他们在空闲下来的时候，才会有闲情逸致谈论

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来解解闷，政府于他们而言是看起来很近但又很远的东西，在街面上成日里晃悠闲荡的兵痞子于他们而言就是政府，而至于在戒备森严的府院衙门里钩心斗角的宰相中堂，只是他们日常谈论的小道消息的主人公，如此而已。这些人物总是神秘的，事实上，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向来都是神秘的。中国的政治，也无非就是这些上层人士的私人玩物罢了。

当然，民国终究还是有了些新气象，比如说，各地都开始有了些洋学堂，中国的读书人不必非得对着孔圣人和孟亚圣跪拜磕头了，尽管学习洋玩意儿当时还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末路，但是，这些所谓末路的读书人终究还是给死气沉沉的民国带来了些难得的生气，而正是这些读书人，注定要在将来改变这个国家。

★ 惟楚有材

就在民国七年的夏天，京城来了二十多个操着南方土语穿着看起来也有些土气的“末路”读书人，他们都来自湖南，而他们此次来京城，是来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的。勤工俭学当时正成为这些“末路”读书人的风潮。法国政府受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力匮乏，正大量招募华工，而这则给了那些有志于走出国门打开眼界但家境不甚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勤工俭学运动的中心是在北京，主要管理机构是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会，蔡元培、吴玉章和李石曾等人当时是这项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来北京的这些湖南青年中，有一位后来成为了世界历史上

名号响亮的人物，他是此次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但他本人却并不想去法国，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一切，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即便是大家不甚熟悉的他的青年时代，也随着《恰同学少年》的热播而广为人知。这年夏天正是毛泽东“恰同学少年”时代的结束，他从就读了五年时间的长沙第一师范毕业了。

这是毛泽东首次进京。或许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以后的人生会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待在这座初时对他而言有些冷漠的城市，做出一系列对这个国家影响巨大直至今日依然争议纷繁的决策，他本人也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谈论的焦点。当然，当时的毛泽东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学生，甚至他进京的钱都是借来的，他浑身上下似乎都写着“土气”二字。他有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而这在不会说一口京片子就会被各种各样的人投以鄙夷的目光的京城，是有些格格不入的。就跟毛泽东所有湖南的伟大前辈一样，第一次进京的他们在当时惹不起一丝风吹草动，但是，在后世看来，这却是需要浓墨重彩地加以渲染的大事件。

湖南是一个看似有些封闭落后的地方，在和平年月，谁都不会多花一秒钟来仔细审视度量这块地方，但是如果是动乱时代，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论是这块地方，还是这块地方的人，都可能会是那个时代决定性的因素。自晚清以来，湖南人便是这个充满着动荡的国度的首席主角：将晚清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的被誉为“圣哲”的曾国藩——当然，京城百姓还是不免认为曾文正公是西山十戾中的蟒蛇精；同样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中发迹，但真正建功立业却是在新疆的左宗棠；百日维新中在狱中“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法

场“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反清起义的总司令黄兴；以及京城百姓越传越神、跟小凤仙关系暧昧、武曲星下凡、摆平了蛤蟆精袁世凯的蔡锷蔡松坡将军，等等。真是英才辈出。

或许，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湖南这样一块看似文化并不发达风气也不开放的地方会出产这么多领一时风骚的杰出人物，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湖南人的精神内核决定了这一点——“蛮霸”。湖南人做事就是有这样一种果决刚毅的气质，他们的思想未必会有多纯熟，但是，当他们认准一件事情之后，他们就能用其他地方的人都很难想象的决心和毅力去完成。湖南人是真正坚定无畏敢为天下先的实干家，这就是他们总能在乱世翻云覆雨建功立业的主要因素。

曾国藩被誉为“圣哲”，其主要因素也正是其对儒家道德贯彻始终不敢丝毫懈怠的精神，其中年自号“涤生”，也可略见其对个人要求的偏执；左宗棠在近代之所以具有独特的魅力，也是因为他尚未得志时那种孤高但绝不妥协的特质；谭嗣同为什么比康梁二人赢得更多的掌声？因为作为湖南人的谭嗣同从不知道什么叫退缩，当他认定维新变法是改变时局的唯一出路后，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实现它，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背叛自己的理想，哪怕这意味着死；黄兴是革命党首席军事指挥官，时人誉为“善败之将”，但却无损其革命党内的地位，归根结底正是因为其屡败屡战不言放弃的决绝作风；而蔡锷能在仅仅三十四年的生命历程中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自己鲜明的印记，也无非是他坚定不移的原则性——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在他的价值体系里，写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毫无疑问也具有他的湖南前辈那样的“蛮霸”之气，

甚至，他的这种气质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1918年夏刚刚结束学生生涯的毛泽东还不具有后来那样超人的自信。此时的毛泽东还只是个迷惘的青年，尽管他对政治的兴趣已经日渐一日地浓厚起来，尽管他阅读了大量国内国外的学术专著，尽管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层次，但是，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什么才是解决当前民族危机的出路。

人的成熟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毛泽东也一样。

在毛泽东的少年时期，他是康梁维新变法的拥趸，尽管当时的毛泽东未必理解维新变法的意义。

在18岁那年来到长沙之后，毛泽东骨子里的冒险精神开始被激发出来，他开始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或许是救国图存的妙方，他甚至参加了半年的湖南新军。在军中，他读到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当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是个新鲜货，比如，在毛泽东兴高采烈写信给同学讨论此事时，他的同学却鲜有回应。

之后，毛泽东在长沙第一中学读了半年的书，然后便因为《御批通鉴辑览》一书萌发了自学的念头。毛泽东从这本书中发现，自学实在比上学更有意义。于是，毛泽东有半年时间整天泡在图书馆内，这段时间他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启蒙学者的著述。毛泽东后来在《西行漫记》里说这段时期对他而言受益匪浅，但是同样的，这并没有让毛泽东形成对政治独立的看法。

然后便是大家所熟知的毛泽东“恰同学少年”的时期，这段时间的毛泽东成了《新青年》的拥趸，并抛弃了康梁，成为了陈独秀和胡适的崇拜者，尽管胡适仅仅只比他大两岁。

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期，毛泽东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集合了一批跟他有着相同志

趣的青年，而这些人每每聚集在一起，讨论的都是“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之类的大事，而生活琐事，则是杜绝在这些青年的话题之内的。据毛泽东在《西行漫记》里所说，有一个青年仅仅是交代了他的佣人买肉一事，就让毛泽东跟这位青年断绝了来往。原因？原因是毛泽东认为大好青年怎么能把时间浪费在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无关痛痒的琐事上？哪怕是一秒钟都不能浪费！

于是，大概在1918年4月，在蔡和森的家中，一批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湖南青年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探讨的依然是救国图存的大事，而毛泽东则深感智识的不足，眼界的狭窄，并有了发动学员去法国和俄国学习先进的思想学说的想法。而这，便是此次赴法勤工俭学的由来。

毛泽东虽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但他本人却并没有去法国的想法，他认为自己对祖国的认识并不够，比起去法国，他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认清他的祖国。这是毛泽东单纯的想法，但是正是毛泽东这样单纯的想法，才彻底改变了当时的中国，因为，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不论多么先进的思想和学说，在缺乏对现实认识的基础上，都是毫无意义的。

留在国内，更好地认识中国，这是一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选择，但是任何一个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在未来党内思绪混乱的年代，正是这位具有实干家精神的湖南青年拯救了中国革命。

★ 惊人的母亲和特殊的儿子

跟毛泽东一起来到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还有肖子升、肖子